資治通鑑/卷1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三 晉紀二十五

► 卷一百四

起重光協洽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03卷

【晉紀二十五】 起重光協洽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五年。

太宗簡文皇帝

太宗簡文皇帝鹹安元年（辛未，公元三七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袁瑾、朱輔求救於秦，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，輔為交州刺史，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、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。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、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鑒、蚝於石橋，大破之，秦兵退屯慎城。伊，宣之子也。丁亥，溫拔壽春。擒瑾及輔並其宗族，送建康斬之。

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，處烏桓於馮翊、北地，丁零翟斌於新安、澠池。諸因亂流移、欲還舊業者，悉聽之。

二月，秦以魏郡太守韋鐘為青州刺史，中壘將軍梁成為兗州刺史，射聲校尉徐成為并州刺史，武衛將軍王鑒為豫州刺史，左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，太尉司馬皇甫覆為荊州刺史，

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為涼州刺史，扶風內史王統為益州刺史，秦州刺史西縣侯雅為使持節、都督秦、晉、涼、雍州諸軍事、秦州牧，吏部尚書楊安為使持節、都督益、梁州諸軍事、梁州刺史。復置雍州，治蒲阪；以長樂公丕為使持節、征東大將軍、雍州刺史。成，平老之子；統，擢之子也。堅以關東初平，守令宜得人，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，補六州守令，授訖，言台除正。

三月，壬辰，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。

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太守張閔子於桃山，大司馬溫遣兵擊卻之。

秦西縣侯雅、楊安、五統、徐成及羽林左監朱肜、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。

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，世子寔格之，傷脅，遂執斤，殺之。

夏，四月，戊午，大赦。

秦兵至鷰峽，楊纂帥眾五萬拒之。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、卜靖帥千餘騎助纂，與秦兵戰於峽中；纂兵大敗，死者什三、四。寶等亦沒，纂收散兵遁還。西縣侯雅進攻仇池，楊統帥武都之眾降秦。纂懼，面縛出降，雅送纂於長安。以統為南秦州刺史；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，鎮仇池。

王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，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。秦王堅既克楊纂，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，使著作郎梁殊、閻負送之，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：「昔貴先公稱藩劉、石者，惟審於強弱也。今論涼土之力，則損於往時；語大秦之德，則非二趙之匹；而將軍翻然自絕，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！以秦之威，旁振無外，可以回弱水使東流，返江、河使西注。關東既平，將移兵河右，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。劉表謂漢南可保，將軍謂西河可全，吉兇在身，元龜不遠，宜深算妙慮，自求多福，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！」天錫大懼，遣使謝罪稱藩。堅拜天錫使持節、都督河右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涼州刺史、西平公。

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，五月，遣使獻馬千匹、金銀五百斤於秦。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、涇川侯。辟奚，葉延之子也，好學，仁厚而無威斷。三弟專恣，國人患之。長史鐘惡地，

西涇羌豪也，謂司馬乞宿雲曰：「三弟縱橫，勢出王右，幾亡國矣。吾二人位為元輔，豈得坐而視之！詰朝月望，文武並會，吾將討焉。王之左右皆吾羌子，轉目一顧，立可擒也。」宿雲請先白王，惡地曰：「王仁而無斷，白之必不從。萬一事洩，吾屬無類矣。事已出口，何可中變！」遂於坐收三弟，殺之。辟奚驚怖，自投床下，惡地、宿雲趨而扶之曰：「臣昨夢先王刺臣雲：『三弟將為逆，不可不討。』故誅之耳。」辟奚由是發病恍惚，命世子視連曰：「吾禍及同生，何以見之於地下！國事大小，任汝治之，吾餘年殘命，寄食而已。」遂以憂卒。

視連立，不飲酒游畋者七年，軍國之事，委之將佐。鐘惡地諫，以為：「人主當自娛樂，建威布德。」視連泣曰：「孤自先世以來，以仁孝忠恕相承。先王念友愛之不終，悲憤而亡。孤雖纂業，屍存而已，聲色游娛，豈所安也！威德之建，當付之將來耳。」

代世子寔病傷而卒。

秋，七月，秦王堅如洛陽。

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，有遺腹子，甲戌，生男，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，名曰涉圭。

大司馬溫以梁、益多寇，周氏世有威名，八月，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監益、梁二州諸軍事，領益州刺史。仲孫，光之子也。

秦以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，鎮武始。

王猛以潞川之功，請以鄧羌為司隸。秦王堅下詔曰：「司隸校尉，董牧皇畿，吏責甚重，非所以優禮名將。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，實貴之也。羌有廉、李之才，朕方委以征伐之事，北平匈奴，南蕩揚、越，羌之任也，司隸何足以嬰之！其進號鎮軍將軍，位特進。」

九月，秦王堅還長安。歸安元侯李儼卒於上邽，堅復以儼子辯為河州刺史。

冬，十月，秦王堅如鄴，獵於西山，旬餘忘返。伶人王洛叩馬諫曰：「陛下群生所系，今久獵不歸，一旦患生不虞，奈太后、天下何！」堅為之罷獵還宮。王猛因進言曰：「畋獵誠非急務，王洛之言，不可忘也。」堅賜洛帛百匹，拜官箴左右，自是不復獵。

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，陰蓄不臣之志，嘗撫枕歎曰：「男子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！」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，溫問炅以己祿位所至，炅曰：「明公勳格宇宙，位極人臣。」溫不悅。溫欲先立功河朔，以收時望，還受九錫。及枋頭之敗，威名頓挫。既克壽春，謂參軍郗超曰：「足以雪枋頭之恥乎？」超曰：「未也。」久之，超就溫宿，中夜，謂溫曰：「明公都無所慮乎？」溫曰：「卿欲有言邪？」超曰：「明公當天下重任，今以六十之年，敗於大舉，不建不世之勳，不足以鎮愜民望！」溫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超曰：「明公不為伊、霍之舉者，無以立大威權，鎮壓四海。」溫素有心，深以為然，遂與之定議。以帝素謹無過，而床第易誣，乃言「帝早有痿疾，嬖人相龍、計好、朱炅寶等，參侍內寢，二美人田氏、孟氏生三男，將建儲立王，傾移皇基。」密播此言於民間，時人莫能審其虛實。

十一月，癸卯，溫自廣陵將還姑孰，屯於白石。丁未，詣建康，諷褚太后，請廢帝，立丞相會稽王昱，並作令草呈之。太后方在佛屋燒香，內侍啟雲：「外有急奏。」太后出，倚戶視奏數行，乃曰：「我本自疑此！」至半，便止，索筆益之曰：「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，感念存沒，心焉如割。」

己酉，溫集百官於朝堂。廢立既曠代所無，莫有識其故典者，百官震心栗。溫亦色動，不知所為。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，乃謂溫曰：「公阿衡皇家，當倚傍先代。」乃命取《霍光傳》，禮度儀制，定於須臾。彪之朝服當階，神彩毅然，曾無懼容。文武儀准，莫不取定，朝廷以此服之。於是宣太后令，廢帝為東海王，以丞相、錄尚書事、會稽王昱統承皇極。百官入太極前殿，溫使督護竺瑤、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。帝著白帢單衣，步下西堂，乘犢車出神虎門，群臣拜辭，莫不歔欷。侍御史、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。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，迎會稽王於會稽邸。王於朝堂變服，著平巾幘、單衣，東向流涕，拜受璽綬，是日，即皇帝位，改元。溫出次中堂，分兵屯衛。溫有足疾，詔乘輿入殿。溫撰辭，欲陳述廢立本意，帝引見，便泣下數十行，溫兢懼，竟不能一言而出。

太宰武陵王晞，好習武事，為溫所忌，欲廢之，以事示王彪之。彪之曰：「武陵親尊，未有顯罪，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。公建立聖明，當崇獎王室，與伊、周同美；此大事，宜更深詳。」溫曰：「此已成事，卿勿復言！」乙卯，溫表「晞聚納輕剽，息綜矜忍；袁真叛逆，事相連染。頃日猜懼，將成亂階。請免晞官，以王歸藩。」從之，並免其世子綜、梁王□逢等官。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。安之，虎生之弟也。

庚戌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。

初，殷浩卒，大司馬溫使人□書吊之。浩子涓不答，亦不詣溫，而與武陵王晞游。廣州刺史庾蘊，希之弟也，素與溫有隙。溫惡殷、庾宗強，欲去之。辛亥，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，稱與晞及子綜、著作郎殷涓、太宰長史庾倩、掾曹秀、捨人劉強、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；帝對之流涕，溫皆收付廷尉。倩、柔，皆蘊之弟也。癸丑，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。甲寅，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，請依律誅武陵王晞。詔曰：「悲惋惶怛，非所忍聞，況言之哉！其更詳議！」恬，承之孫也。乙卯，溫重表固請誅晞，詞甚酷切。帝乃賜溫手詔曰：「若晉祚靈長，公便宜奉行前詔；如其大運去矣，請避賢路。」溫覽之，流汗變色，乃奏廢晞及三子，家屬皆徙新安郡。丙辰，免新蔡王晃為庶人，徙衡陽；殷涓、庾倩、曹秀、劉強、庾柔皆族誅，庾蘊飲鴆死。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，桓豁之女也，故溫特赦之。庾希聞難，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於海陵陂澤中。溫既誅殷、庾，威勢翕赫，侍中謝安見溫遙拜。溫驚曰：「安石，卿何事乃爾？」安曰：「未有君拜於前，臣揖於後。」

戊午，大赦，增文武位二等。

己未，溫如白石，上書求歸姑孰。庚申，詔進溫丞相，大司馬如故，留京師輔政；溫固辭，仍請還鎮。辛酉，溫自白石還姑孰。

秦王堅聞溫廢立，謂群臣曰：「溫前敗灞上，後敗枋頭，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，方更廢君以自說，六十之叟，舉動如此，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！諺曰：『怒其室而作色於父。』其桓溫之謂矣。」

秦車騎大將軍王猛，以六州任重，言於秦王堅，請改授親賢；及府選便宜，輒已停寢，別乞一州自效。堅報曰：「朕之於卿，義則君臣，親逾骨肉，雖復桓、昭之有管、樂，玄德之有孔明，自謂逾之。夫人主勞於求才，逸於得士。既以六州相委，則朕無東顧之憂，非所以為優崇，乃朕自求安逸也。夫取之不易，守之亦難，苟任非其人，患生慮表，豈獨朕之憂，亦卿之責也，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。卿未照朕心，殊乖素望。新政俟才，宜速銓補；俟東方化洽，當衮衣西歸。」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，猛乃視事如故。

十二月，大司馬溫奏：「廢放之人，屏之以遠，不可以臨黎元。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，

築第吳郡。」太后詔曰：「使為庶人，情有不忍，可特封王。」溫又奏：「可封海西縣侯。」庚寅，封海西縣公。

溫威振內外，帝雖處尊位，拱默而已，常懼廢黜。先是，熒惑守太微端門，逾月而海西廢。辛卯，熒惑逆行入太微，帝甚惡之。中書侍郎郗超在直，帝謂超曰：「命之修短，本所不計，故當無復近日事邪？」超曰：「大司馬臣溫，方內固社稷，外恢經略，非常之事，臣以百口保之。」及超請急省其父，帝曰：「致意尊公，家國之事，遂至於此，由吾不能以道匡衛，愧歎之深，言何能諭！」因詠庾闡詩雲：「志士痛朝危，忠臣哀主辱。」遂泣下沾襟。帝美風儀，善容止，留心典籍，凝塵滿席，湛如也。雖神識恬暢，然無濟世大略，謝安以為惠帝之流，但清談差勝耳。

郗超以溫故，朝中皆畏事之。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，日旰未得前，坦之欲去，安曰：「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？」

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，還鎮枹罕。徙涼州治金城。張天錫聞秦有兼併之志，大懼，立壇於姑臧南，刑三牲。帥其官屬，遙與晉三公盟。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，並獻書於大司馬溫，期以明年夏同大舉，會於上邽。是歲，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，司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。統潛襲度堅山，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；其眾聞妻子已降秦，不戰而潰。司繁無所歸，亦詣統降。秦王堅以司繁為南單于，留之長安；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，撫其部眾。

太宗簡文皇帝鹹安二年（壬申，公元三七二年）

春，二月，秦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，征曠兄默及清河崔逞、燕國韓胤為尚書郎，北平陽陟、田勰、陽瑤為著作佐郎，郝略為清河相，皆關東士望，王猛所薦也。瑤，騭之子也。

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：「臣叔父評，燕之惡來輩也，不宜復污聖朝，願陛下為燕戮之。」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，燕之諸王悉補邊郡。

臣光曰：古之人，滅人之國而人悅，何哉？為人除害故也。彼慕容評者，蔽君專政，忌賢疾功，愚闇貪虐，以喪其國，國亡不死，逃遁見擒。秦王堅不以為誅首，又從而寵秩之，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，其失人心多矣。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，盡誠於人

而人莫之誠。卒於功名不遂，容身無所，由不得其道故也。

三月，戊年，遣侍中王坦之征大司馬溫入輔，溫復辭。

秦王堅詔：「關東之民學通一經，才成一藝者，在所郡縣以禮送之。在官百石以上，學不通一經，才不成一藝者，罷遣還民。」

夏，四月，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裡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，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。彝，協之子也。

六月，癸酉，秦以王猛為丞相、中書監、尚書令、太子太傅、司隸校尉，特進、常侍、持節、將軍、侯如故；陽平公融為使持節、都督六州諸軍事、鎮東大將軍、冀州牧。

庾希、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，聚眾夜入京口城，晉陵太守卞眈逾城奔曲阿。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。建康震擾，內外戒嚴。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，希敗，閉城自守。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。秋，七月，壬辰，拔其城，擒希、邈及其親黨，皆斬之。眈，壺之子也。

甲寅，帝不豫，急召大司馬溫入輔，一日一夜發四詔。溫辭不至。初，帝為會稽王，娶王述從妹為妃，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。道生疏躁無行，母子皆以幽廢死。餘三子，郁、朱生、天流，皆早夭。諸姬絕孕將十年，王使善相者視之，皆曰：「非其人。」又使視諸婢媵，有李陵容者，在織坊中，黑而長，宮人謂之「崑崙」，相者驚曰：「此其人也！」王召之侍寢，生子昌明及道子。己未，立昌明為皇太子，生十年矣。以道子為琅邪王，領會稽國，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。遺詔：「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。」又曰：「少子可輔者輔之，如不可，君自取之。」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，於帝前毀之。帝曰：「天下，儻來之運，卿何所嫌！」坦之曰：「天下，宣、元之天下，陛下何得專之！」帝乃使坦之改詔曰：「家國事一稟大司馬，如諸葛武侯、王丞相故事。」是日，帝崩。

群臣疑惑，未敢立嗣，或曰：「當須大司馬處分。」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：「天子崩，太子代立，大司馬何容得異！若先面咨，必反為所責。」朝議乃定。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崇德太后令，以帝沖幼，加在諒闇，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。事已施行，王彪之曰：「此異常大事，大司馬必當固讓，使萬機停滯，稽廢山陵，未敢奉令，謹具封還。」事遂不行。

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，不爾便當居攝。既不副所望，甚憤怨，與弟沖書曰：「遺詔使吾依武侯、王公故事耳。」溫疑王坦之、謝安所為，心銜之。詔謝安征溫入輔，溫又辭。

八月，秦丞相猛至長字，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。猛辭曰：「元相之重，儲傅之尊，端右事繁，京牧任大，總督戎機，出納帝命，文武兩寄，鉅細並關，以伊、呂、蕭、鄧之賢，尚不能兼，況臣猛之無似！」章三四上，秦王堅不許，曰：「朕方混壹四海，非卿誰可委者？卿之不得辭宰相，猶朕不得辭天下也。」

猛為相，堅端拱於上，成官總己於下，軍國內外之事，無不由之。猛剛明清肅，善惡著白，放黜屍素，顯拔幽滯，勸課農桑，練習軍旅，官必當才，刑必當罪。由是國富兵強，戰無不克，秦國大治。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：「汝事王公，如事我也。」

陽平公融在冀州，高選綱紀，以尚書郎房默、河間相申紹為治中別駕，清河崔宏為州從事，管記室。融年少，為政好新奇，貴苛察；申紹數規正，導以寬和，融雖敬之，未能盡從。後紹出為濟北太守，融屢以過失聞，數致譴讓，乃自恨不用紹言。

融嘗坐擅起學捨為有司所糾，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；纂憂懼，道卒。融問申紹：「誰可使者？」紹曰：「燕尚書郎高泰，清辯有膽智，可使也。」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，泰不起；至是，融謂泰曰：「君子救人之急，卿不得復辭！」泰乃從命。至長安，丞相猛見之，笑曰：「高子伯於今乃來，何其遲也！」泰曰：「罪人來就刑，何問遲速！」猛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泰曰：「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，劉宣王以稷下垂聲。今陽平公開建學宮，追蹤劉、魯，未聞明詔褒美，乃更煩有司舉劾。明公阿衡聖朝，懲勸如此，下吏何所逃其罪乎！」猛曰：「是吾過也。」事遂得釋。猛因歎曰：「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！」言於秦王堅。堅召見，悅之，問以為治之本，對曰：「治本在得人，得人在審舉，審舉在核真，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。」堅曰：「可謂辭簡而理博矣。」以為尚書郎。秦固請還州，堅許之。

九月，甲寅，追尊故會稽王妃王氏曰順皇後，尊帝母李氏為淑妃。

冬，十月，丁卯，葬簡文帝於高平陵。

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，事之者八百餘家。十一月，遣弟子許龍如吳，晨，到海西

公門，稱太后密詔，奉迎興復；公初欲從之，納保母諫而止。龍曰：「大事垂捷，焉用兒女子言乎！」公曰：「我得罪於此，幸蒙寬宥，豈敢妄動！且太后有詔，便應官屬來，何獨使汝也？汝必為亂！」因叱左右縛之，龍懼而走。甲午，悚帥眾三百人，晨攻廣莫門。詐稱海西公還，由雲龍門突入殿庭，略取武庫甲仗，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為。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，帥眾直入雲龍門，手自奮擊；左衛將軍殷康，中領軍桓秘入止車門，與安之並力討誅之，並黨與死者數百人。海西公深慮橫禍，專飲酒，恣聲色，有子為育，時人憐之。朝廷以其安於屈辱，故不復為虞。

秦都督北蕃諸軍事、鎮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朔方桓侯梁平老卒。平老在鎮十餘年，鮮卑、匈奴憚而愛之。

三吳大旱，饑，人多餓死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

太宗簡文皇帝寧康元年（癸酉，公元三七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丑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二月，大司馬溫來朝。辛巳，詔吏部尚書謝安、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。是時，都下人情恟恟，或雲欲誅王、謝，因移晉室。坦之甚懼，安神色不變，曰：「晉祚存亡，決於此行。」溫既至，百官拜於道側。溫大陳兵衛，延見朝士，有位望者皆戰懾失色，坦之流汗沾衣，倒執手版。安從容就席，坐定，謂溫曰：「安聞諸侯有道，守在四鄰，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！」溫笑曰：「正自不能不爾。」遂命左右撤之，與安笑語移日。郗超常為溫謀主，安與坦之見溫，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。風動帳開，安笑曰：「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。」時天子幼弱，外有強臣，安與坦之盡忠輔衛，卒安晉室。

溫治廬悚入宮事，收尚書陸始付廷尉，免桓秘官，連坐者甚眾；遷毛安之為右衛將軍，桓秘由是怨溫。三月，溫有疾，停建康十四日，甲午，還姑孰。

夏，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於秦。

秋，七月，己亥，南郡宣武公桓溫薨。初，溫疾篤，諷朝廷求九錫，屢使人趣之。謝安、

王坦之故緩其事，使袁宏具草。宏以示王彪之，彪之歎其文辭之美，因曰：「卿固大才，安可以此示人！」謝安見其草，輒改之，由是歷旬不就。宏密謀於彪之，彪之曰：「聞彼病日增，亦當不復支久，自可更小遲回。」宏從之。溫弟江州刺史沖，問溫以謝安、王坦之所任，溫曰：「渠等不為汝所處分。」其意以為，己存，彼必不敢立異，死則非沖所制；若害之，無益於沖，更失時望故也。溫以世子熙才弱，使沖領其眾。於是桓秘與熙弟濟謀共殺沖，沖密知之，不敢入。俄頃，溫薨，沖先遣力士拘錄熙、濟而後臨喪。秘遂被廢棄，熙、濟俱徙長沙。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。沖稱溫遺命，以少子玄為嗣，時方五歲，襲封南郡公。

庚戌，加右將軍、荊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，督荊、楊、雍、交、廣五州諸軍事。以江州刺史桓沖為中軍將軍、都督揚、豫、江三州諸軍事、揚、豫二州刺史，鎮姑孰；竟陵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、江州刺史，鎮尋陽。石秀，豁之子也。沖既代溫居任，盡忠王室，或勸沖誅除時望，專執時權，沖不從。始，溫在鎮，死罪皆專決不請。沖以為生殺之重，當歸朝廷，凡大辟皆先上，須報，然後行之。

謝安以天子幼沖，新喪元輔，欲請崇德太后臨朝。王彪之曰：「前世人主幼在襁褓，母子一體，故可臨朝；太后亦不能決事，要須顧問大臣。今上年出十歲，垂及冠婚，反令從嫂臨朝，示人君幼弱，豈所以光揚聖德乎！諸公必欲行此，豈僕所制，所惜者大體耳。」安不欲委任桓沖，故使太后臨朝，己得以專獻替裁決，遂不從彪之之言。八月，壬子，太后復臨朝攝政。

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，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，廣兵敗，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。亮懼，退守磐險。九月，安進攻漢川。

丙申，以王彪之為尚書令，謝安為僕射，領吏部，共掌朝政。安每歎曰：「朝廷大事，眾所不能決者，以咨王公，無不立決。」

以吳國內史刁彝為徐、兗二州刺史，鎮廣陵。

冬，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、秘書監朱肜帥卒二萬出漢川，前禁將軍毛當、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，入寇梁、益；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，戰於青谷。亮兵敗，奔固西城。肜遂拔漢中。徐成攻劍門，克之。楊安進攻梓潼，梓潼太守周飆固守涪城，遣步騎數千送母、妻自漢水趣江陵，朱肜邀而獲之，飆遂降於安。十一月，安克梓潼。

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、益；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，引兵退。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肜於綿竹，聞毛當將至成都，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。奉遂取梁、益二州，邛、莋、夜郎皆附於秦。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，鎮成都；毛當為州刺史，鎮漢中；姚萇為寧州刺史，屯墊江；王統為南秦州刺史，鎮仇池。

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。虓曰：「蒙晉厚恩，但老母見獲，失節於此，母子獲全，秦之惠也。雖公侯之貴，不以為榮，況郎官乎！」遂不仕。每見堅，或箕踞而坐，呼為氐賊。嘗值元會，儀衛甚盛，堅問之曰：「晉朝元會，與此何如？」虓攘袂厲聲曰：「犬羊相聚，何敢比擬天朝！」秦人以虓不遜，屢請殺之，堅待之彌厚。

周仲孫坐失守免官。桓沖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為益州刺史，領建平太守，以虎生子球為梓潼太守。虎生與球代秦，至巴西，以糧乏，退屯巴東。

以侍中王坦之為中書令，領丹楊尹。

是歲，鮮卑勃寒寇掠隴右，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。勃寒請降，遂使司繁鎮勇士川。

有彗星出於尾箕，長十餘丈，經太微，掃東井；自四月始見，及秋冬不滅。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：「尾、箕，燕分；東井，秦分也。令彗起尾、箕而掃東井，十年之後，燕當滅秦；二十年之後，代當滅燕。慕容□父子兄弟，我之仇敵，而布列朝廷，貴盛莫二，臣竊憂之，宜翦其抱魁桀者，以消天變。」堅不聽。

陽平公融上疏曰：「東胡跨據六州，南面稱帝，陛下勞師累年，然後得之，本非慕義而來。今陛下親而幸之，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，執權履職，勢傾勳舊。臣愚以為狼虎之心，終不可養，星變如此，願少留意。」堅報曰：「朕方混六合為一家，視夷狄為赤子。汝宜息慮，勿懷耿介。夫惟修德可以禳災，苟能內求諸己，何懼外患乎！」

太宗簡文皇帝寧康二年（甲戌，公元三七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未朔，大赦。

己酉，刁彝卒。二月，癸丑，以王坦之為都督徐、兗、青三州諸軍事、徐、兗二州刺史，鎮廣陵。詔謝安總中書。安好聲律，期功之慘，不廢絲竹，士大夫效之，遂以成俗。王

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：「天下之寶，當為天下惜之。」安不能從。

三月，秦太尉建寧列公李威卒。

夏，五月，蜀人張育、楊光起兵擊秦，有眾二萬，遣使來請兵。秦王堅遣鎮軍將軍鄧羌帥甲士五萬討之。益州刺史竺瑤、威遠將軍桓石虔帥眾三萬攻墊江，姚萇兵敗，退屯五城。瑤、石虔屯巴東。張育自號蜀王，與巴獠酋帥張重、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。六月，育改元黑龍。秋，七月，張育與張重等爭權，舉兵相攻，秦楊安、鄧羌襲育，敗之，育與楊光退屯綿竹。八月，鄧羌敗晉兵於涪西。九月，楊安敗張重、尹萬於成都南，重死，斬首二萬三千級。鄧羌擊張育、楊光於綿竹，皆斬之。益州復入於秦。

冬，十二月，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：「甲申、乙酉，魚羊食人，悲哉無復遺！」秦王堅命執之，不獲。秘書監朱肜、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，堅不聽。整，宦官也，博聞強記，能屬文，好直言，上書及面諫，前後五十餘事。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，堅與之同輦游於後庭，整歌曰：「不見雀來入燕室，但見浮雲蔽白日。」堅改容謝之，命夫人下輦。

是歲，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，南走。

太宗簡文皇帝寧康三年（乙亥，公元三七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亥，大赦。

夏，五月，丙午，藍田獻侯王坦之卒；臨終與謝安、桓沖書，惟以國家為憂，言不及私。

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，欲以揚州讓之，自求外出。桓氏族黨皆以為非計，莫不扼腕苦諫，郗超亦深止之，沖皆不聽，處之澹然。甲寅，詔以沖都督徐、豫、兗、青、揚五州諸軍事、徐州刺史，鎮京口；以安領揚州刺史，並加侍中。

六月，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，秦王堅親為之祈南、北郊及宗廟、社稷，分遣侍臣遍禱河、岳諸神。猛疾少瘳，為之赦殊死以下。猛上疏曰：「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，開闢已來，未之有也。臣聞報德莫如盡言，謹以垂沒之命，竊獻遺款。伏惟陛下，威烈振乎八荒，聲教光乎六合，九州百郡，十居其七，平燕定蜀，有如拾芥。夫善作者不必

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終，是以古先哲王，知功業之不易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谷。伏惟陛下，追蹤前聖，天下幸甚！」堅覽之悲慟。秋，七月，堅親至猛第視疾，訪以後事。猛曰：「晉雖僻處江南，然正朔相承，上下安和，臣沒之後，願勿以晉為圖。鮮卑、西羌，我之仇敵，終為人患，宜漸除之，以便社稷。」言終而卒。堅比斂，三臨哭，謂太子宏曰：「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！何奪吾景略之速也！」葬之如漢霍光故事。

八月，癸巳，立皇後王氏，大赦。後，濛之孫也。以後父晉陵太守蘊為光祿大夫，領五兵尚書，封建昌縣侯，蘊固辭不受。

九月，帝講《孝經》，始覽典和籍，延儒士。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捨人，每被顧問，多所匡益。帝或宴集，酣樂之後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，或文詞率爾，所言穢雜；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，皆使可觀，經帝重覽，然後出之，時議以此多邈。

冬，十月，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秦王堅下詔曰：「新喪賢輔，百司或未稱朕心，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，朕五日一臨，以求民隱。今天下雖未大定，權可偃武修文，以稱武侯雅旨。其增崇儒教，禁老、莊、圖讖之學，犯者棄市。」妙簡學生，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；中外四禁、二衛、四軍長上將士，皆令受學。二十人給一經生，教讀音句，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，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。尚書郎王佩讀讖，堅殺之，學讖者遂絕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